

#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 第三回 劉益三有意激從軍 吳子銘夢中施警炮

且說吳子銘睡在他表嫂牀上，鼾聲如雷，他表嫂走進房來一看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只見吳子銘渾身脫得精光，露出一身黑肉，四腳拉叉的躺在牀上，口鼻之內，酒氣直衝，那打呼的聲音，就如牛鳴驢吼一般。他表嫂是個大家閨秀出身，那裡見過這樣的惡形惡狀，只唬得她金蓮倒退，腳步踉蹌，連退了幾步，退出房去，由不得口中叫了幾聲阿呀，心上又氣又羞，止不住小鹿兒亂撞；面上早泛出幾朵紅雲來。湊巧這個時候，劉益三帶著兩個兒子也走進來，忽見媳婦這般模樣，又聽得叫一聲阿呀，不曉得她為了什麼原故，好似受了大大的驚嚇一般，連連的向外邊倒退。劉益三見了心上十分疑惑，連忙問他：「看見了什麼東西，要嚇到這步田地？」他媳婦正在心中羞恨，驀然抬起頭來，見劉益三立在面前問她，不覺又吃了一驚。待要回答出來，又很覺得有些礙口：和自己丈夫說了，還不要緊；當著公公、小叔的面前，這樣的事兒，那裡說得出口？便支支吾吾的，不肯直說出來，那面上越發紅了。劉益三見媳婦說不出口，倒有些疑心起來，連他兒子見了自己老婆，這樣的藏頭露尾，也有些焦燥，更加逼著問他。逼得急了，他媳婦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把那看見吳子銘脫了衣服睡在牀上的這回故事，一字不提，卻隨口編了一個謊道：「說也不信，我方才走到房內，平空的看見一個渾身漆黑的東西，差不多竟有水牛一般大小，好像身上還有些長長的毛，也不曉得是個什麼東西，睡在我的牀上，還呼嚕呼嚕的在那裡打呼。我一見了這個妖怪一般的東西，連忙逃了出來，幾乎把我的魂多嚇掉，這會兒還有些頭暈眼花，你們不信快些去看，到底是個什麼？」說著還氣喘吁吁的，上氣不接下氣。這一席謊話不打緊，劉益三父子三個聽了這個話兒，不覺都吃了一驚。她丈夫先搶著說道：「我不信，好好的房裡，怎麼有這樣奇事，你的說話，果然是真的麼？」這婦人聽了丈夫問她，卻故意一付正經面孔的說道：「我幾時和你說過假話的麼？你不信自家去看就是了。」此時劉益三也甚是驚異，估量著媳婦說的，一定不是假話，照她這樣說起來，竟是出了妖怪了。這般一想，便覺滿身的毛髮，都漸灑起來，打了一個寒噤，卻還強打精神的，對兒子說道：「這句話兒我終久有些不信，你們不要害怕，跟我進來看看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，敢到人家房間裡來作怪。」說罷，大著膽子，便走進去，兩個兒子跟在後邊，著實的有些害怕，只得跟著劉益三一同舉步。劉益三這個老頭兒，本來膽小，嘴裡說著大話，只說不怕，心上邊委實膽寒，腳底下走起路來，好像都有些戰抖抖的，硬著頭皮，走到房門口正要進去，已聽見吳子銘打呼的聲音。劉益三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兩隻腳不由自主的走了一步，倒退了兩步下來。兩個兒子更不濟事，早嚇得骨軟筋酥，渾身抖戰，連忙拉住了劉益三不肯放他進去。劉益三還強著說道：「你們這樣的膽小，難道就罷了麼？」兩個兒子道：「現在我們通共三個人，那裡就好進去，不如出去到大廳上多叫些人，帶子軍器進去，也好壯壯我們的膽量。」劉益三聽兒子的話不錯，果然走到廳上來，朝了眾人，氣急敗壞指手畫腳的告訴了一遍，又叫齊了五六個家人，叫他們拿了什麼門門，切菜刀，擀麵杖，跟著進去。眾親友聽了這般無影無蹤的說話，也有相信的，也有不信的，更有膽大好事的人，要進去見識見識，便跟著劉益三父子，一哄進去，也有些膽小的人，伸頭縮腦的，跟在後面張看。劉益三帶著十餘個人，大著膽，闖進房去，只有他媳婦看他們這樣張皇，不由得暗中好笑，卻又不敢告訴他們。劉益三闖到房中，只估量是什麼紅眉毛綠眼睛的怪物，誰知上前一看，哈哈，那大牀上睡的那裡是什麼妖怪，原來就是吳子銘，渾身衣服脫得上下精光，一絲不剩的在那裡鼾呼大睡。劉益三和眾人見了心中早明白了幾分。劉益三又羞又氣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叫人把吳子銘叫醒。那知吳子銘睡得如同死人一樣，憑你如何叫他，只是不得醒來，好容易把他推了多時，方才推醒，還是有些糊糊塗塗的，揉了一揉眼睛，坐起身來。見擁著一大堆人，自己渾身精赤，憑你吳子銘如何老臉，也覺有些不好看相，連忙胡撕亂擄一陣，把衣服穿好，一溜煙走出房來。氣得個劉益三日瞪口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那些親友，卻都三個一群、五個一簇的。聚在那裡紛紛議論，有的說明明是一個人，怎麼說他是水牛一般的怪物，或者一時眼花看錯，也未可知？

就有見識淺陋迷信神權的道：「你們不要在那裡瞎猜，依我想來一定是吳子銘是天上的什麼星宿下凡，或者竟是黑虎星轉世也論不定的。他睡在那裡元神出竅起來，所以他媳婦看見渾身漆黑的一個什麼怪物，只怕這個怪物就是他的元神，你們不要輕看了他，將來一定有些好處。」劉益三聽了這些謔言夢話，倒也甚是發鬆，忽然回過念頭一想，想了一個主意出來，也不說破，連忙叫人到廳上去，把吳子銘叫了進來。劉益三正顏厲色的對他說道：「你且坐著，我和你說句正經話兒。你的年紀也不小了，一味的這樣閒遊浪蕩，也不是個長久之計。剛才你睡在你表嫂房中，你表嫂走進房來，看見你是一隻黑虎。我想你明明的睡在牀上，那裡就會變了樣兒？他們聽了這件奇事，都說你是個黑虎星轉世。你既是前世有些來歷，將來總該好好酌乾些事業出來，就是這樣的在家裡頭閒混，一輩子也不得出頭。依我想來，現在粵匪擾亂，四川提督榮大人放了經略，正在那裡招兵，你何不送去投軍，將來也好圖個出身的地步。況且你的身材又好，氣力又強，保得定在軍營裡頭得意。你想我的說話何如？」吳子銘本來是個無賴出身，平日閒時常聽人演講那些小說中間的故事，什麼薛仁貴元神出竅、韓世忠黑虎臨身，二人都是當兵出身，後來一個做到平遼王，一個做到天下兵馬大元帥，這些七不搭八的故事，貫入吳子銘耳內，卻深深的印入腦筋，十分羨慕。現在聽了劉益三的一番說話，正說著了他的癢處，不覺直跳起來道：「母舅的話，一些不錯，我也覺得在家裡混來混去，終久混不出什麼味兒，既是你母舅這般說法，我一准就去投軍，只是路遠迢迢的，湊不出一些盤費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劉益三聽得他一口答應，滿心大喜，連忙接下去道：「只要你自家肯去，盤費一層不必多慮，我無論怎樣，總和你摒擋就是了。」吳子銘聽了，甚是歡喜。看官你道劉益三起先不信，為什麼人自相矛盾的，說出這一番話來？原來劉益三的意思，為著吳子銘常來煩擾，甚是可厭，卻又想不出個打發他的主意，又不好趕他出去，不認他是外甥，正在無可奈何之際，忽聽見一班親友，三三五五的，議論這些瞎話，就想了這個主意出來。暗想吳子銘少年氣盛，那裡有什麼見識？他卻有意附和著眾人的議論，平空的冤他一冤，並且借給他出門的盤費，好叫他一心一意的，出去投軍，自己落得耳根清淨。

果然吳子銘著了他的道兒，聽得他母舅恭維他是天上的黑虎星轉世，又慫恿他出去投營，便高興得手舞足蹈，無可不可，當下就辭了劉益三，回去收拾行李。劉益三當真借了一百兩銀子給他。吳子銘別了母舅，一肩行李，迺到廣西去了。

那時金田匪黨，聚眾起事，賊勢披猖。四川提督榮公名壽，奉朝命拜了經略大臣，提兵進剿。無奈賊勢蔓延，東西聯絡，擊首尾應，擊尾首應，打了兩回勝仗，也無濟於事；官兵單薄，自家照顧不來，沒有大隊的重兵，扼了他的咽喉要路，再也撲滅不來。況且流匪是拿著百姓就當他的糧草，只要打破了一處城池，占住了幾處村堡，那裡頭的金銀糧草，子女玉帛，便一齊擄掠一空。打了一個敗仗，又散得不知去向，四分五落的亂跑，官軍也無從追趕，更兼轉運艱難，軍糧匱乏，所以這個時候，辦理防務，十分棘手。榮經略見了這般大勢，只得出榜招兵，要想招了新兵，練成勁旅，方可制其死命。湊巧那一天，吳子銘到了廣西，前來投效。榮經略見他身材雄壯，年力正強，更兼相貌堂堂，聲音朗朗，問他幾句話兒，也爽爽快快的回答，並沒有畏葸的樣兒。榮經略看了，甚是合意，便破格拔補了一個把總，叫他帶了五十名兵士，專管瞭台。你道這瞭台是個什麼東西？原來行軍出陣，都有一個望敵的高台，台上放著一尊警炮，恐怕敵人來了，猝不及防，便要誤了大事。所以一定要建一座瞭台，派了差官，專管這個警炮。萬一敵人暗地到來，瞭台早看見了，便放起警炮來。滿營的人，聽了這個警炮，便一個個預先防備，不至於倉卒失機，總算是鳴炮告警的意思。

當下榮經略派了吳子銘看守瞭台，卻再三吩咐他道：「我看你人還可靠，所以派你這個差使，你須要格外當心，日夜瞭望。

這一個警炮，卻是最要緊的事情，關係著全營的耳目，不可胡亂開放，若有警不開警炮，無警亂開警炮，照著軍律都是個斬首的罪名，你自己小心在意。」吳子銘初次當兵，那裡曉得大帥的威嚴，軍規的厲害！只以為榮經略不過是這般說著罷了，便含含糊糊的，答應了幾聲，帶了兵士，便到瞭台看守。一連幾天，沒有長毛賊的影兒。忽一天，吳子銘吃醉了酒，睡著在瞭台上，迷迷糊

糊的做起春夢來，好像是長毛的大隊來了，官軍正在那裡和他開仗，夢裡頭吃了一驚，頓時驚醒。吳子銘本來是個糊塗蟲兒，睡醒之後跳起身來，還當是真的長毛來了，記著要開警炮，懵懵懂懂的口中大聲喊：「長毛來了，你們還不開炮麼？」那班值夜的兵士，見吳子銘睡了，也都在那裡打盹，聽得吳子銘冒冒失失的喊了一聲，一個個大吃一驚，一齊驚起，想著一定是吳子銘見於什麼賊蹤，所以喊這一聲，便急急的尋了火繩，七手八腳的，亂了一會，才開了一炮出去。只聽得哄的一聲，山搖地動的震天價響，這一個警炮開了出去不打緊，頓時把滿營上下的人，通通驚醒，連大營裡的經略大人，也驚醒了，一霎時鴉飛雀亂起來，一直亂到天明，那有什麼賊人的影響。經略疑惑起來，差了幾個營官，出去四面哨探，直探到十里以外，也不見什麼長毛，只得回營說了。經略大怒，拔了一枝令箭，把吳子銘拿到營中，問他為什麼亂放警炮。此時吳子銘放了一聲警炮，一直等到天亮，沒有賊匪到來，曉得自己鬧錯了，心上便有些害怕起來，忽然榮經略叫了一個哨官，來代他看守瞭台，把他抓了上去。吳子銘嚇得面白唇青，身搖體戰，心上暗想：怎麼好好的要用令箭來提？難道真要砍我的腦袋麼？到了大營，跪在地下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榮經略拍著桌子，問了幾聲，吳子銘方掙出一句話來道：「卑弁該死，睡夢中糊裡糊塗的鬧錯了，只求大帥開恩。」榮經略更加大怒道：「你這個糊塗蟲，到了本帥面前，還在這裡說夢話，像你這樣的人留在軍中，豈不誤了大事。」正是：將軍令肅，旌旗爭星斗之光；細柳營開，叱咤風雲之色。欲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交代。